

兵鏡

兵鏡卷之二十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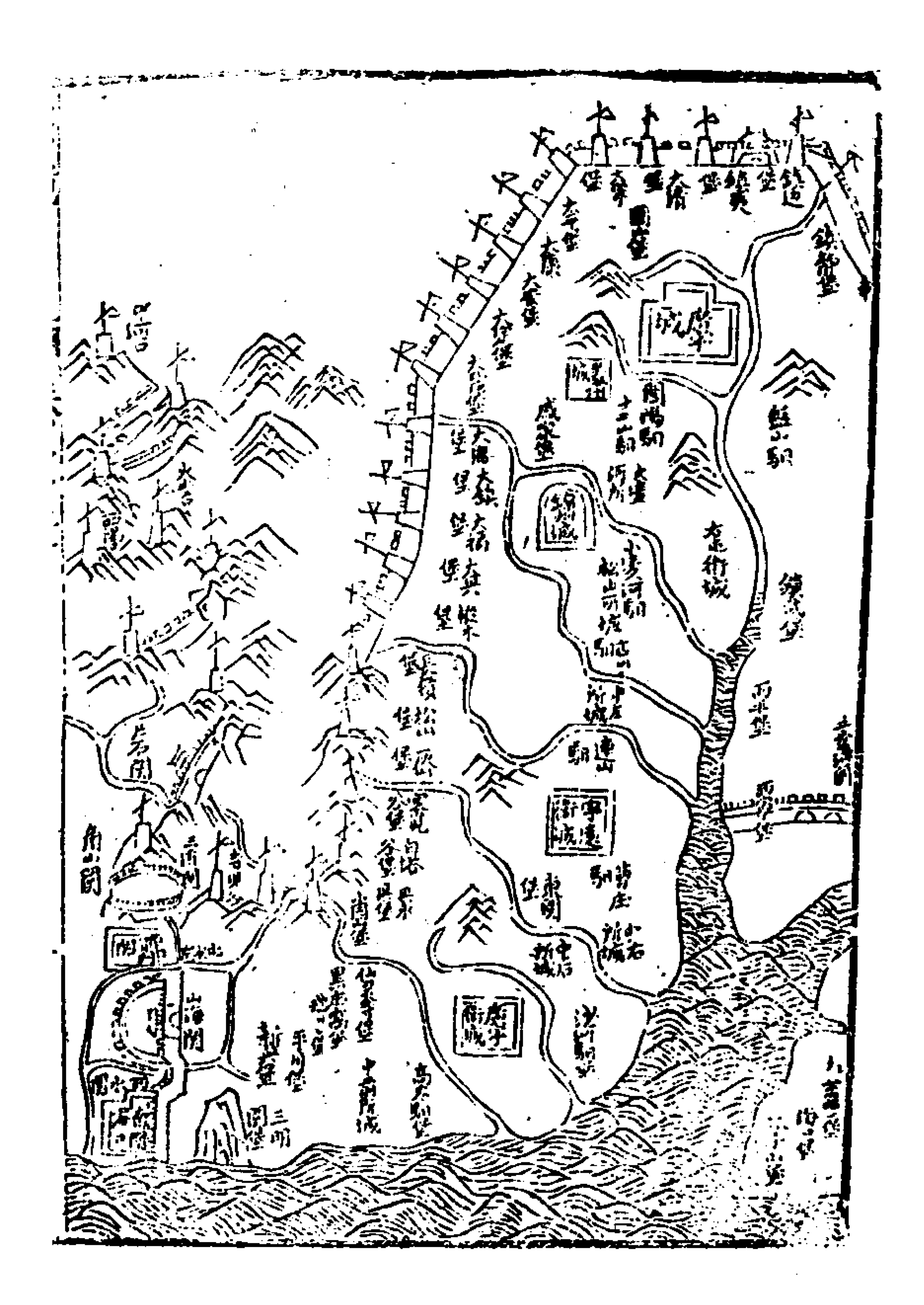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白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袤西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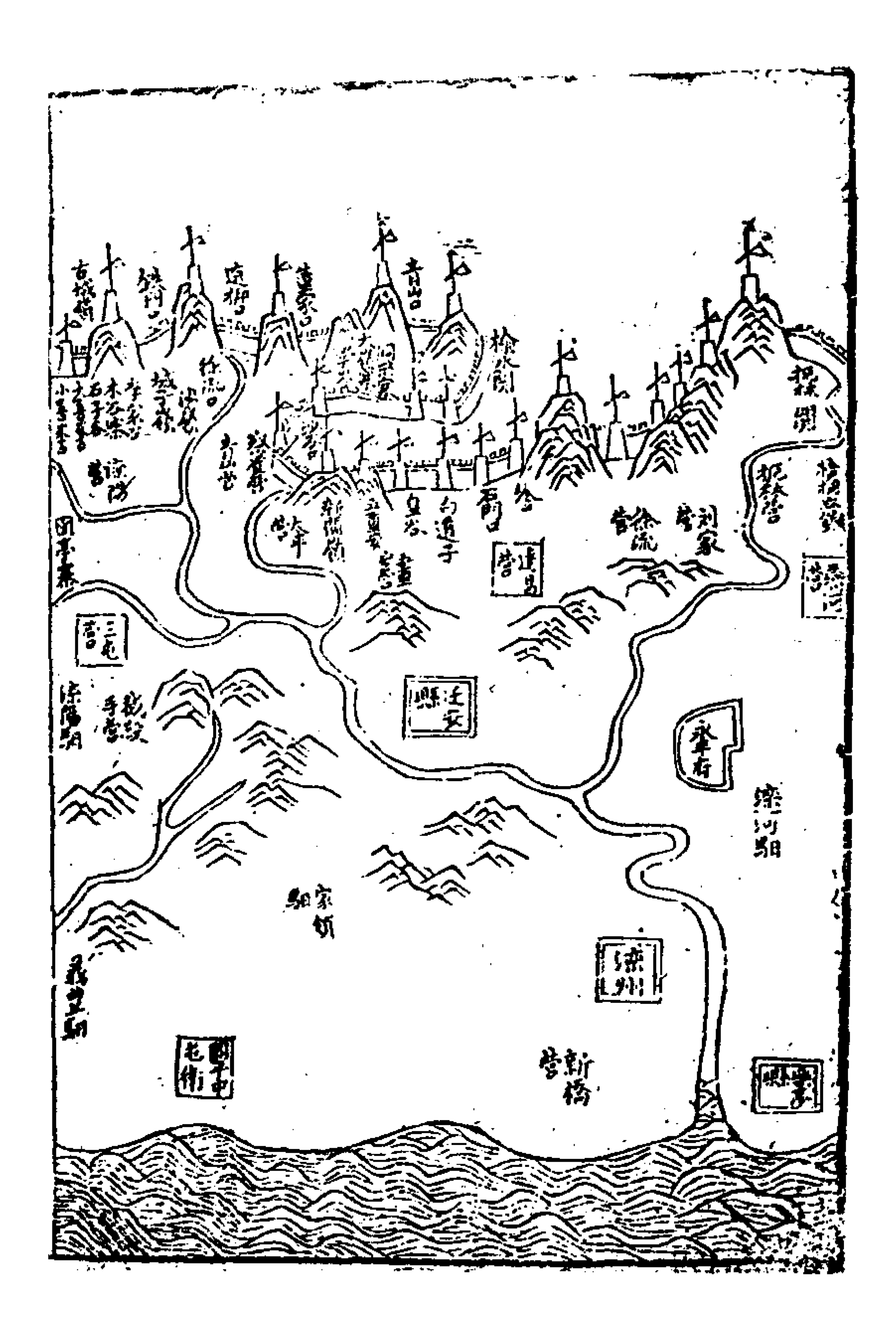
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同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

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所頼以衛守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巳
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
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將率耕
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借調操以自固將帥
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
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
毎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
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
可爲也

 遼陽城
開原
海州
金州城
鴨綠江
三岔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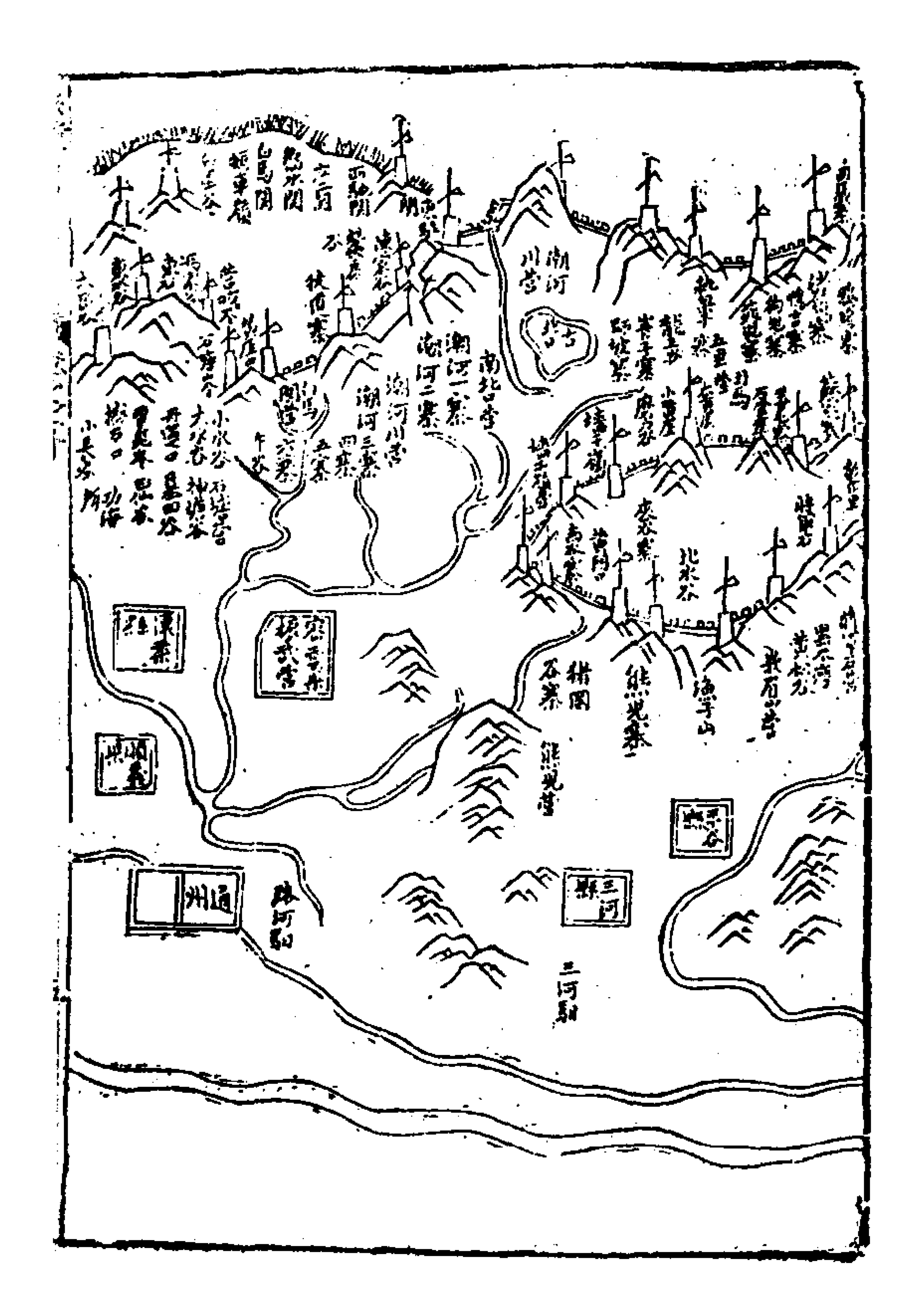



撫寧縣
昌黎縣
榆關馬驛
長谷



青山口
冷口
白道子
太平寨
建昌營
劉家營
徐流營
三屯營
遷安縣
永平府
灤河驛
灤州
新橋營
開平中屯衛


太平寨
石門驛
遵化驛
遵化鐵冶



白馬關
潮河川營
古北口
南北口營
潮河一寨
潮河二寨
潮河三寨
潮河川營
北水谷
熊兒寨
熊兒營
漁子山
通州
三河縣
三河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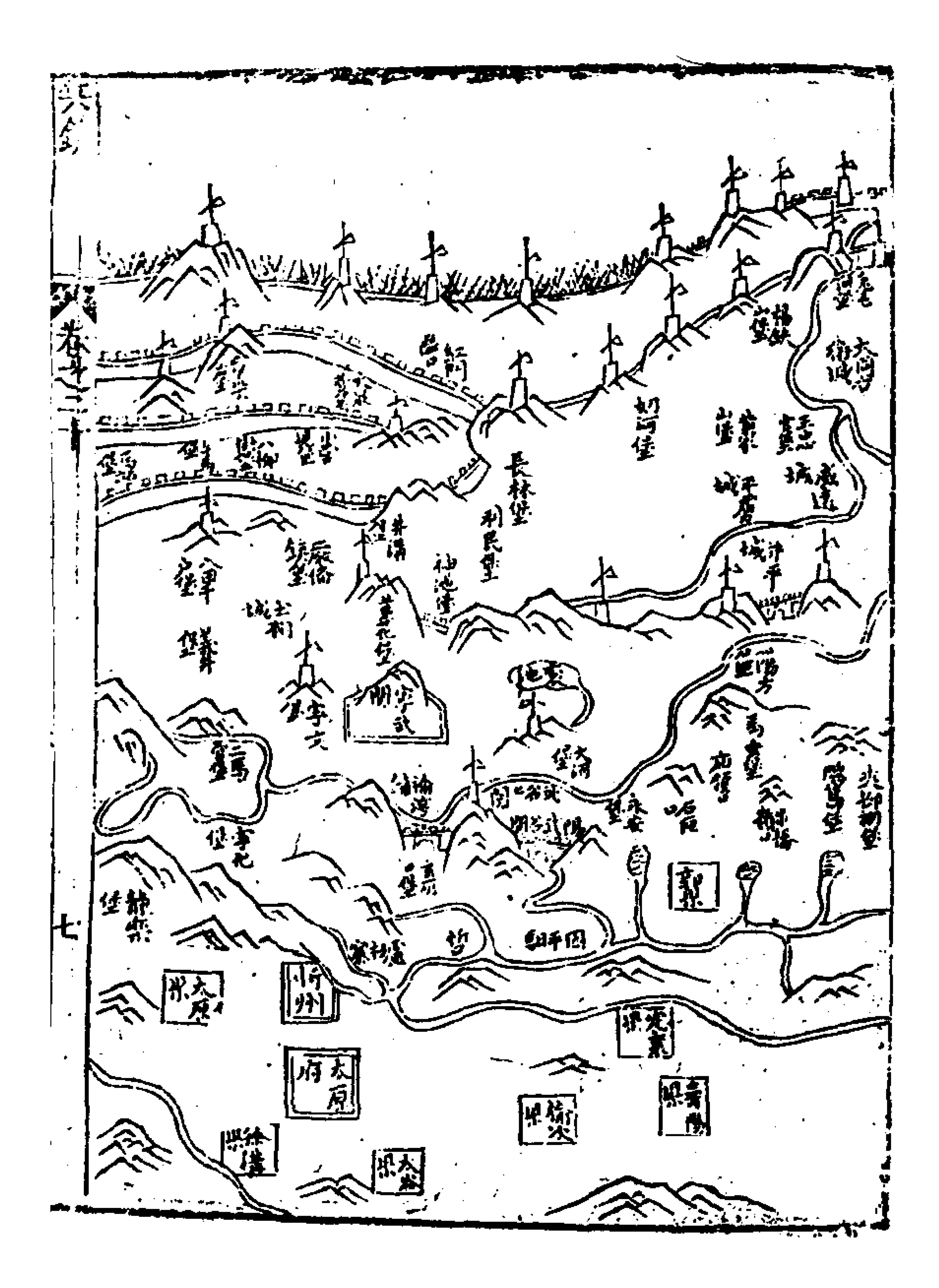
皇都
保安府
保定府



新河口堡
洗馬林堡
新開口堡
萬全右衛
寧遠堡
西陽河堡
萬全左衛
保安城
曲陽縣
唐縣
完縣
滿城縣
定州
新樂縣
真定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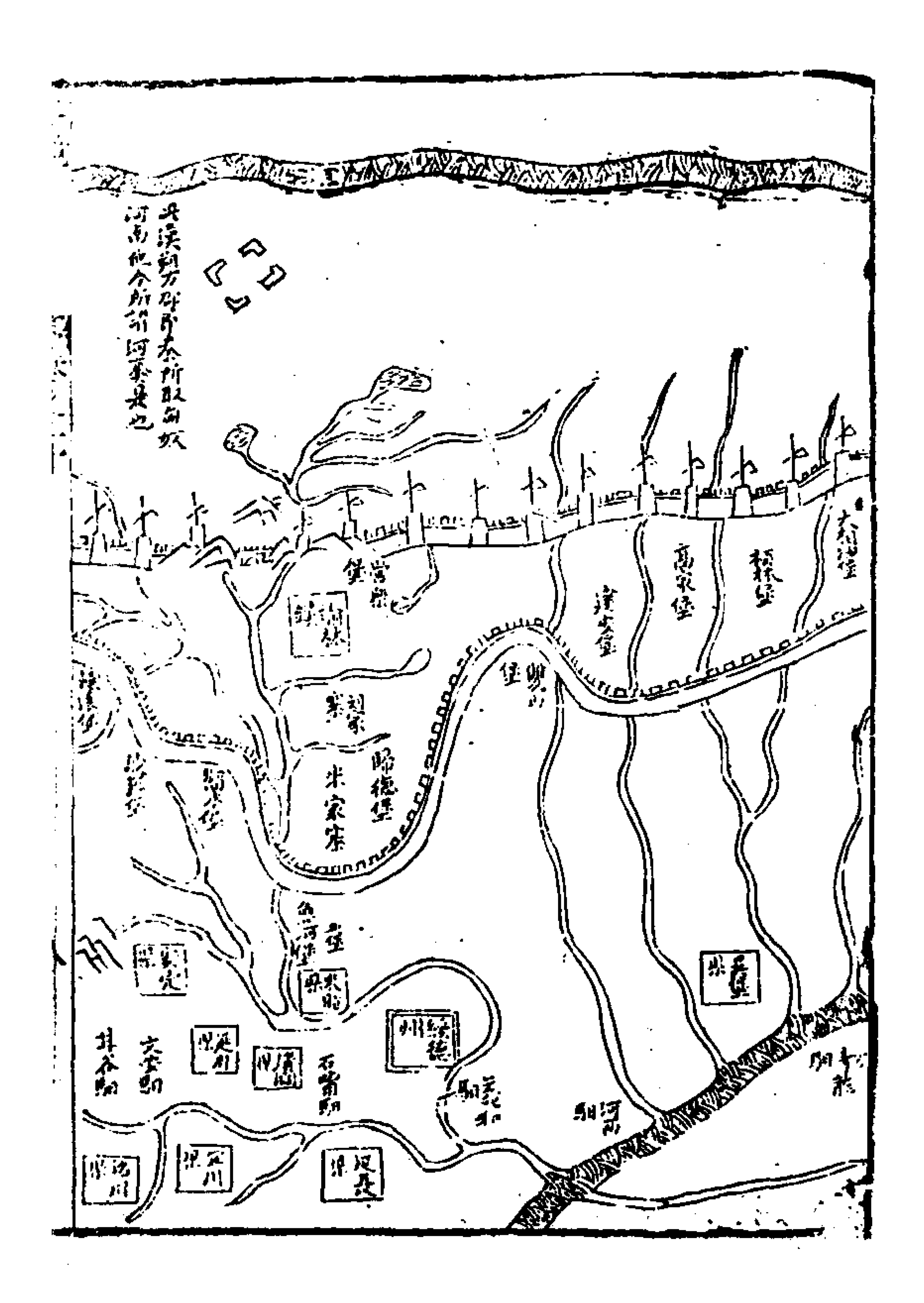


大同鎮
西安堡
懷仁縣
馬邑縣
應州城
代州
陽和城
高山
平定州
平山縣
井陘縣
樂平縣
盂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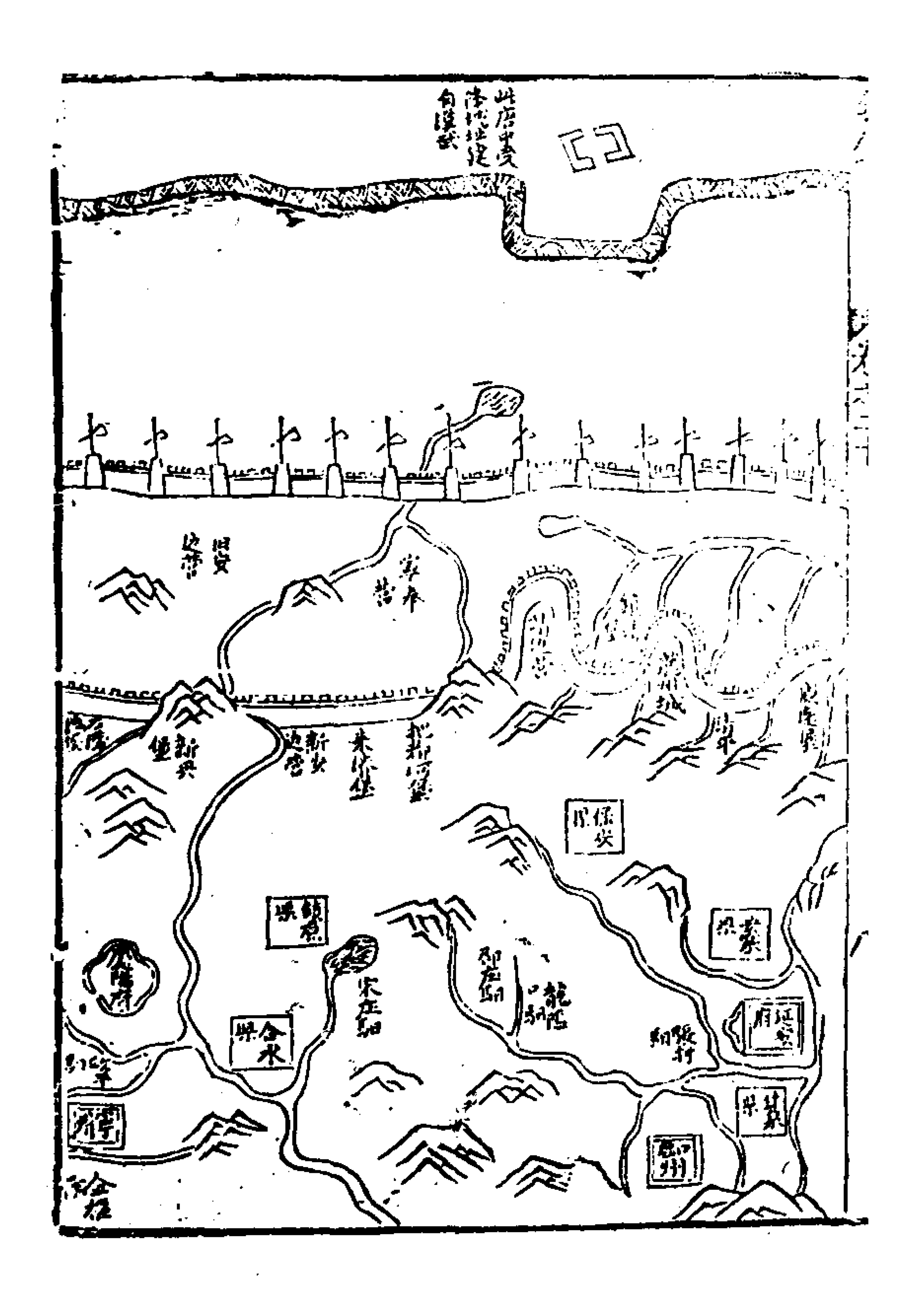

長林堡
利民堡
太原府
忻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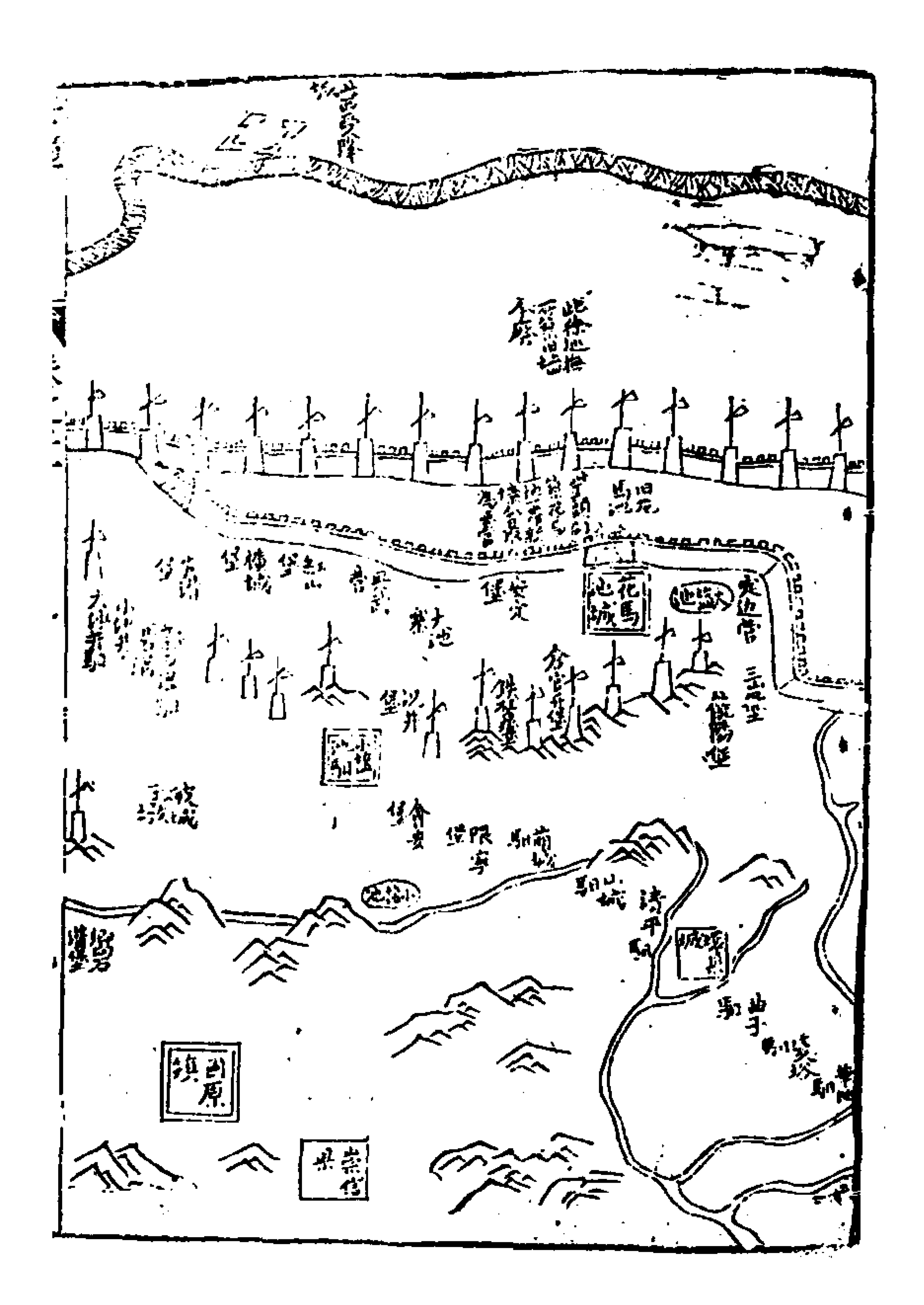


府谷縣
河曲縣
鎮西衛
鎮遠堡
嵐縣
臨縣
石州
文水縣
交城縣
清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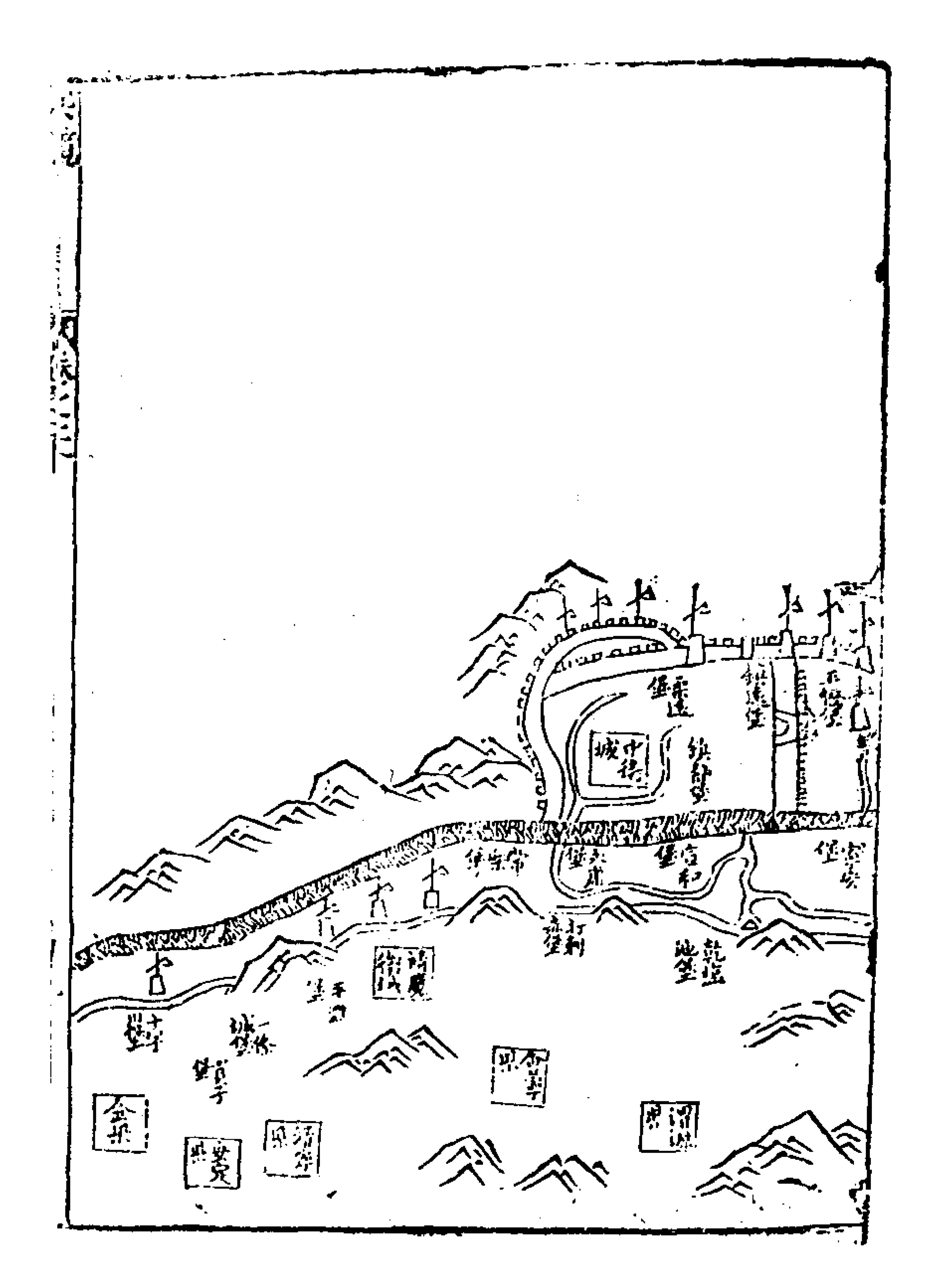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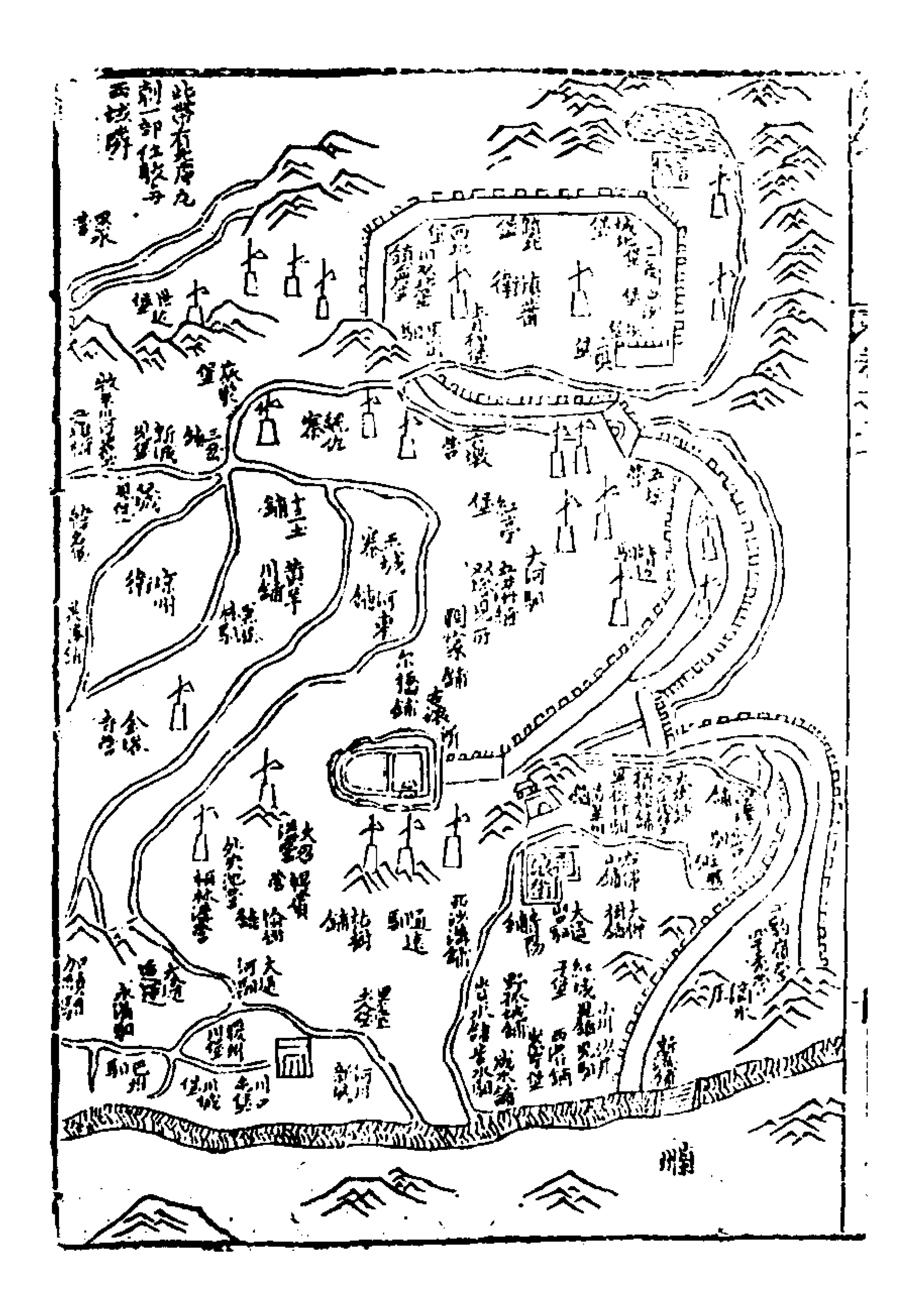
此漢朔方郡衞青所取匈奴河南地今所謂河套是也
常樂堡
榆林鎮
劉家寨
歸德堡
米家寨
魚河堡
米脂縣
綏德州
石嘴驛
建安堡
高家堡
柏林堡
雙山堡
河口驛


新興堡
新安邊營
保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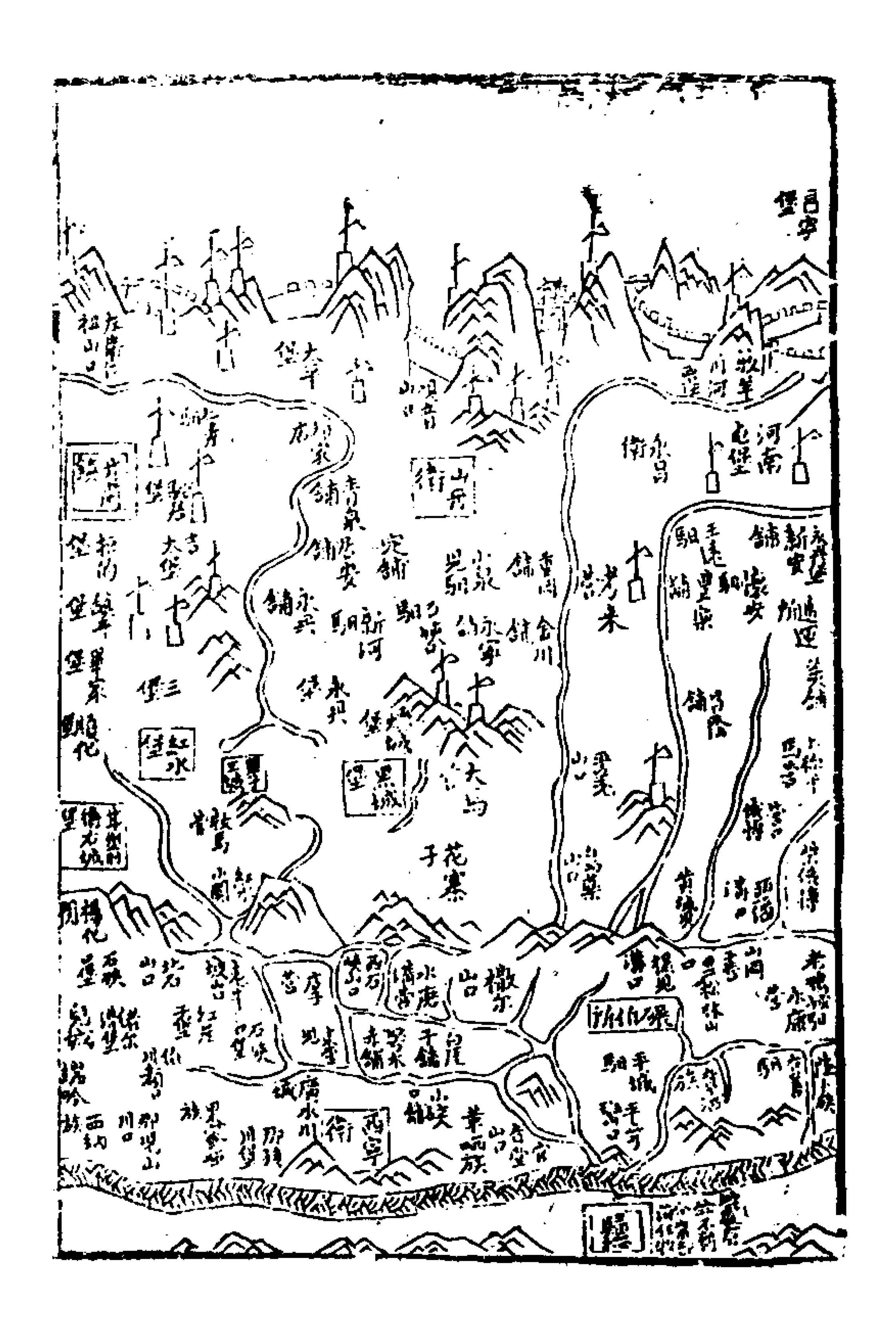



鎮朔堡
洪廣堡
鎮北堡
高家堡
寧夏鎮
平虜城
靈州
廣武營
鳴沙州城
紅寺堡
韋州
古紅城
海剌都
西安州
鎮戎所
固原鎮
平涼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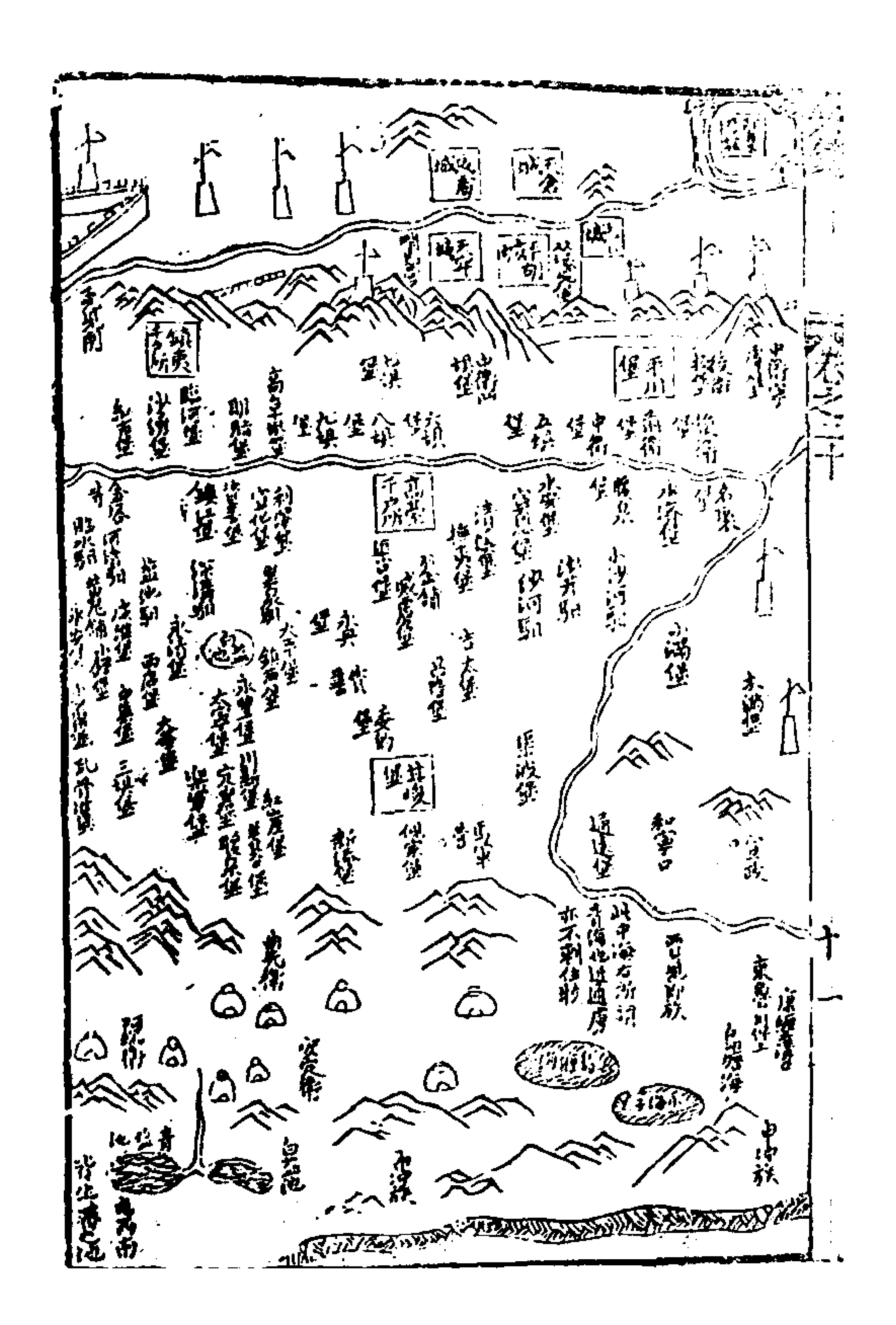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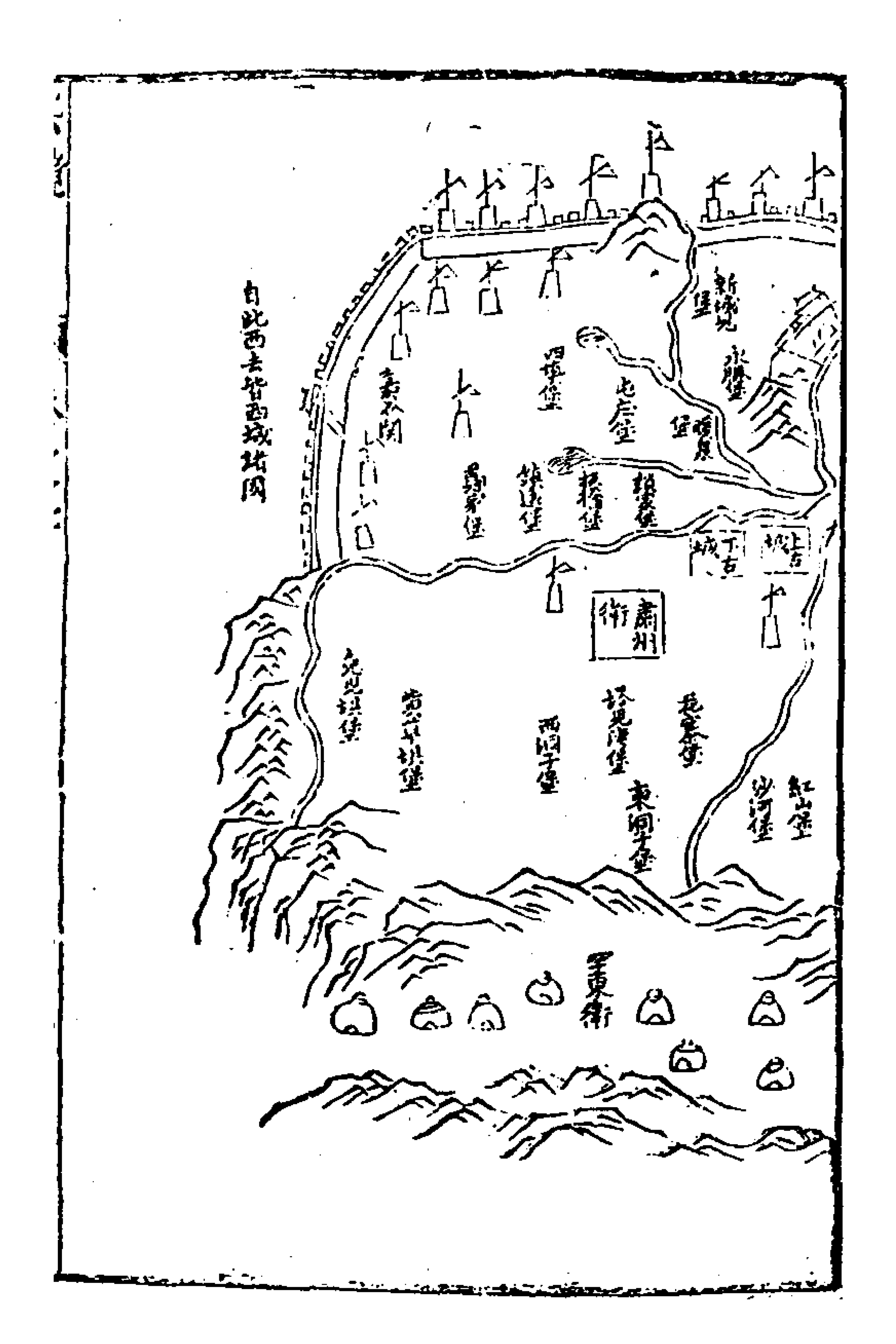
涼州衛
大河驛



山丹衛
永昌衛
河南屯堡
黑城堡
紅水堡
花寨子
新河驛
永興鋪
金川鋪
西寧衛



鎮夷千戶所
平川堡


自此西去皆西域諸國
嘉峪關
新城兒堡
下古城
上古城
肅州衛
西洞子堡
東洞子堡
沙河堡
紅山堡
罕東衛

九邊論叙

九邊圖論乃許恭襄公應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于凡山川之險易虜勢之盛衰城堡之脩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一一得於間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形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弊雖因革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知備禦之道是在北鄙將帥得人而已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卽今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而西北則俗仍逐北。竊發頗多。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夷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亢。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絶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啟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薊州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
等衛而封寧王於遼東宣府東西并列以爲外邊又
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
內邊
神謀遠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
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
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
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俾朶顏泰

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屢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進北恐嚇中國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卑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兵屯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

川左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識者謂薊鎭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

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外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乃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於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凉亭、沈河、賽峰、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居庸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關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窮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晝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㸃出境燒荒遇虜三

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滿承

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伊

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

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

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

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叅考云守謙曰嘗

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茭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

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儲蓄瓦礫場地

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

得而復見哉近鎮敝壞乃至此極頼

國歲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飾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盖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

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
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
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
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
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
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
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
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
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為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

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南腋間寔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但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餘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

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巳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盖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多實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綏二邊附此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特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粮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户。正德中。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無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

之歲東草價至二錢他可知矣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一員主之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魏公築三城於河外

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東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

軍衆待哺於腹裡。生理旣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鎭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二百里關更爲敵衝是故寇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論者以固原爲堂奥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奥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㨗其出入入

則戒嚴出即解嚴蓋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並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甯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惟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甯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源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矣。桃林堡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御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堤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堡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illegible]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凉、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凉州，爲武威郡。凉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

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況茲捐撒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籓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屢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亾略盡

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須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籓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帛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

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番。安定等衛。破於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圖機之上。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剌者。逋北遁寇。盤據西海。吞拜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

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
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尨剌此
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
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
測而不知窮寇易用視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
矧以虛縻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
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
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
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
田益不興矣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循

堡亦充而更能定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
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他如李淮
之議曰欲將兒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
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實蘭州
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可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
事宜或又令其歷任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叅一官
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
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
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
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兆浪而令

設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請求
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
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
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國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
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
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
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

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黄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謂兵防守候在氷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

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盖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烽燧

凡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

於敵用今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挪數相間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去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准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遠者分投趨赴戰守。

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營。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賊若潰墻進口裡。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匆匆山海大墻背一砲石門寨曾二砲從燕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梆響即如風砲數梆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女直考畧

按金女直郎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濵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

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宅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剌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織居處食飲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即屬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竝有室廬或以樺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詬好盜其戰鬬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女直稱最强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

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戸。鎮撫。 賜勑印。各統分部。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雖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只李顯忠。顯忠弟猛哥
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歿。
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荅戶。率
數百騎奔建州。寖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
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　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
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
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　賜敕戒諭。令凱厚恤貢夷。
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
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　詔更給以童倉
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　詔上

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並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翺諭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勑。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心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許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伺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
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
出制書示。始慴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案驗貂皮取純黑。

馬取臕壯否即拒之非厚徃薄來意且貂産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勑守臣驗放無過苛啓釁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懼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擣其巢左軍出渾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

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貰之仍安置部夷閩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勑遼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兎鶻并省諭貢使無濫額。六年。建州夷窺邊虞虛謀作亂。巡撫鄒御史彭誼獲其諜檄轉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陽衆潰匿 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為指揮。宅從叛者得

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葷山讐。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蕃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出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集諸堡。鉞揜近邊蕃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 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兵歐信等。[illegible] 仍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

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遏直倨鉞復搆以
媢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㩜在鎮禁易農器
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
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
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驢兒等冒
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遂東塞而陳鉞希直意
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邊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
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
參贊東征軍務直等紿執貢夷郎秃等六十餘人械

所司幷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擄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盜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叉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强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 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頻貢浮額從兵部議 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繪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 命給事中林廷舉往勘

明年廷舉還報上言遼東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入貢廣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禱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卻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減撫賞諸夷譁詐殺譁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鎮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

逞加奴仰加奴亦欵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躙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兀堂漸譸張八年連犯靉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

氣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鄴南關且句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擣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歹商孱弱。仰加奴雄台塔。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　貢勅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因求賞怨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惚大煖兎等騎可萬餘。與歹商搆。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

西虜以兒鄧侵掠歹商挾索貢勑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反攻歹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溫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溫如壽釋之因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爲北關迫脅焚巢劫溫姐去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並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關均勑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歹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

失並從征阿台爲鄉導焚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歹商爭張海固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懲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踔鴟張矣而歹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十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遺猛骨孛羅則勢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搆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十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睬王台潛有併游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關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及執猛酋

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遣僞[illegible]
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妻與通。遂以私外毋名殺之。遣
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吾兒忽荅。二十九年。
與那林孛羅補雙貢。而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覊建
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骨乃
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嚙朝鮮。及黑龍
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鎭。則議徙寬奠新
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甌脫。明年。奴兒哈赤
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互價。三十六年。混南
關勑頂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

疏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兎。折其謀。頃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堺江夷卜占古。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逋堺與北關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檄薊兵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惑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逋婿為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匿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懟。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三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兎。奴

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
陷撫順總兵張承蔭等馳援歿之因賷蕃書請和自
稱建州國汗五月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
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畧兼巡撫七月奴兒哈
赤從鴉鶻關入尅清河唯參將賀世賢縱擊靉陽塞
外得級百五十四而靉陽寬奠望風潰　賜經畧劍
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
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
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
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

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鴉鶻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邀擊，遂大潰。松血戰歿，宅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竝歿之。總兵劉綎深入，尅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栢，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圖搶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

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殺掠羽書告急

上欽起擢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尅鐵嶺鐵嶺開原爲遼東藩蔽既併二城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兎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闕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中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復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並殁廷弼乃决策守遼陽引水爲

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徃開鐵運取窖粟。以俟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邊。查訪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墩兔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縻其意而南關裔。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風諸夷經畧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逼賊穴。奴兒哈赤乃益𫎇西虜。討令虜睨河西誘我師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兼以奇引遊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訴傷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士。同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讙知奴酋亡可翹足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海內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讐搆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豢仰我鼻息。欲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兵鏡亡十終